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目錄

元城學案補遺

元城先緒

劉先生航

涑水門人

補劉先生安世

元城講友

黃先生策

鄧先生弼亮

元城同調

趙先生俊

元城門人

補

李先生光

補

胡先生理

補

馬先生大年

常先生同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向先生子謹

輦先生庭芝

林先生彖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莊簡講友

胡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程先生珞

莊簡同調

游先生中孚

朱先生敦儒

劉氏續傳

劉先生君房

劉先生孝昌

孫氏門人

補劉先生蒨

李氏家學

補李先生孟博

補李先生孟堅

補李先生孟珍

補李先生孟傳

李氏門人

補曹先生粹中

符先生□

向氏家學

向先生浯

詳見五峯學案

向先生培

詳見武夷學案

向氏門人

陳先生從古

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鞏氏家學

鞏先生澹

鞏先生豐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鞏先生嶸

同上

鞏先生峴

同上

劉氏門人

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曹氏家學

曹先生虛

曹先生說

宋元學案補遺卷二十

後學

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元城學案補遺

元城先緒

劉先生航

劉航字仲通魏人元城先生之父也第進士歷知虞城
犀浦縣爲政寬猛不同而兩縣皆治知宿州押伴夏使
使者執禮不遜先生折正之持節使夏凡例所遺卻勿
受還爲河北轉運使熙寧大旱求言先生論新政不便

耆五不報請祠去起知涇相二州終太僕卿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不敢書呂獻可墓誌元城代書之以成其美先生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蓋亦慎密之道固與元城並行不悖云

涑水門人

補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

梓材謹案先生母太常博士新昌石亞之女故自幼游于新昌石溪書塾見成化新昌志

元城語要

易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正以直內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

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倡後
生穿鑿之端故不著論若或爲之倡則後生競生新意
以相夸尙六經無全書矣

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

古者君臣師弟子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卽言
之故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
子之迂也宰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汝安乎曰安且今有士人于此必不肯自謂學

而力不足也必不肯面質其師之迂也必不肯自謂居
喪而安于食稻衣錦也彼三人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
此者以其出于至誠而已

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誠實之風幾
乎一日衰于一日一年衰于一方今夫婦父子兄弟
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于君臣朋友之間乎且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只是一箇道理若一處壞卽
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作時猶一切含糊不
見醜怪萬一有大禍亂則君臣之間無所不至矣

多聞闕疑愈于求合而強爲之說也

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于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殺萬物蓋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盛于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士大夫只看臨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

仕宦豈不是好事但看行己如何耳若仕宦有益于社

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

書稱堯之德曰稽于眾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
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
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
智之君所以能大過于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附錄

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敝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
手足亦不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鐵漢
不可及也

太常博士宋之瑞議謚曰慮國忘家曰忠德行不爽曰
定

晁氏客語曰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
中安有邪物答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閒
九重

徐敦立卻埽編曰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
一談至于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

有問之者曰人能終日矜莊危坐而不欠伸敝側者蓋百無一二焉其能之者必貴人也蓋嘗以其言驗之誠然

朱子答劉君房書曰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熹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熹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于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牆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于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

又跋元城言行錄曰元城受學于司馬文正公得不妄

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
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于文字若此
數書者凜凜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

又語類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
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
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
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
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
列是他見識只如此

又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穩便極言無隱罪之卽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黃東發曰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諫紹述溫公爲相于人情大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于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